

牛年到了，忽然想说牛，给春节助兴添趣。

我是有资格说牛的。上山下乡期间，有长达七年时间，我在崇明农场连队担任耕牛饲养员，农友们调侃地喊我“牛司令”。

牛有黄牛、水牛、牦牛、奶牛等分类，我说的是扶助农人耕作的水牛。它有一对弯弯的漂亮大牛角、硕长粗壮的脖颈、宽大饱满的牛头、健硕庞大的身躯、立柱般壮实的四肢，相貌堂堂，是牛类中最具代表性的范儿。

在我这个牛司令麾下，有五六头大小耕牛。我与这一大家子同住一个牛棚屋檐下。牛棚拥有原始亦有诗意的想象：由毛竹、芦苇和稻草搭建而成的草屋，有被厚厚稻草覆盖着的隆起屋脊，有开启时吱呀作响的竹扉，有需用短竹棍顶启撑开的篷牖。整个牛棚分隔为三部分，我住草屋东首，中间宽敞的场地作牛舍，西侧是堆放饲料和牛用器具的库房。与牛相处，与牛结缘。我了解牛儿的秉性，也熟悉牛生百态。

春节老人落下阕

史良高

如果说，一个人的名字能被人写在大地上，就是一个伟人的话，那么，把名字刻上天穹呢？

落下阕，就是把名字镌刻在天穹上的人。

汉武帝时，汉朝国力达到鼎盛。可是，泱泱农业大国，需“用天之道，春则耕种，夏则芸苗，秋则获刈，冬则入廩”，不能没有一部让神州百姓称道的历法。于是，他诏令天下，广聘能人，改革历法。入朝为官的乡党谯隆举荐了落下阕。

历法，即推算岁时节候的方法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“慎守日月之数，以察星辰之行，以序四时之顺逆……”在 2100 多年前，推算岁时节候，必须测算天体运行。没有天文望远镜，没有射电望远镜，没有天眼，全靠肉眼以观天象，根据北斗运行，“以算术推步，累历其所行法象”（孔颖达语），谈何容易？直至汉初，举国上下仍然使用《颛顼历》。

落下阕权衡再三，还是临危受命。他跋山涉水来到京师长安。那一年，跃跃欲试的人很多，有朝廷绌罗贵胄，也有像落下阕一样的民间布衣。从流派而言，多数持“混沌初开，乾坤始奠。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，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”的“盖天说”。而落下阕则力排众议，坚持“天形如卵白，地形如卵黄”的天圆地圆“浑天说”。为了新的历法早日出台，他潜心于“定东西，立晷仪，下漏刻，以迫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，举终以定朔晦分至，臆离弦望。”一次次仰望星空，一次次掐干支周期，一次次演练推算，一次次科学求证。在浩瀚如星辰的数据海洋里，他构架起包天容地、涵盖日月星辰的数理体系，使扑朔迷离的天象与地理时序形成精确对应，从而找出一一年四季春、夏、秋、冬的秩序。他排除了前人岁首的乱象，在实测的基础上，考订历代的各种天文数据，改定孟春正月为岁首，以腊月为岁末。正式把 24 个节气加进历法，成为农历的一部分。24 个节气对应一年中的 12 个月，平均每个月对应两个节气，使农事与四季的顺序相吻合。他改革了置闰方法，使节令、物候与月份安排得更为精确。

这次历法改革，官方与民间共汇聚了 18 种改历方案，大家各执己见，针锋相对。究竟孰优孰劣？太史公司马迁犯难了。犯难的另一层因素是，18 种改历方案中，也有他的一部历法参与。武帝拍板，用 3 年时间，进行天文观察测算。最后，落下阕胜出。落下阕之所以胜出，是他的《太初历》“晦朔弦望皆最密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连珠”，更合于天象，更科学精确。历经 6 年科研改历，公元前 104 年，汉武帝正式昭告：《太初历》颁行天下，并改帝号太初元年。

没有落下阕就没有《太初历》。《史记》这样记载：“闾学长公，明晓天文，隐于落下，武帝征待诏太史，于地中转浑天，改《颛顼历》作《太初历》，拜待中不受也。”布衣落下阕不习惯官场生活，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天象研究，他要行走在亿万光年的浩瀚宇宙之中，上下求索，滋润苍生。最终，他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天穹，成了世界天文学领域一颗“灿烂的星”：16757。

今天，当天下华人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“春节老人”。是落下阕，确立了“以孟春正月为岁首”，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春节。

我会在牛卧榻处的泥地上铺一层稻草给牛祛寒。可我通过牛棚内侧的隔壁竹扉缝隙，时常发现拴在牛桩上的大白牛夜间不好好安歇，老是偷食其卧榻处的稻草。大白牛会把铺地的稻草，先用后蹄钩找到前蹄下，再用前蹄把稻草推送到自己嘴里。听见我的喝止声，大白牛就识相了。牛舍里的其他牛儿不会这一招。

牛在夏季为避免虫叮牛蝇咬，喜欢在泥塘里打滚洗泥浆浴。其实牛也爱清洁。缚在牛桩上的牛大都不愿在站卧处拉屎，如若出恭，一般会转身去



对面空地上。只有连队里小黑牛不爱清洁，它身板壮实、愣头愣脑，时常在站卧处拉屎，

还身卧屎堆，把一坨牛粪压得像一个大大羌犏。

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人如此，牛亦如斯。连队里一头苗条清秀的年轻牯牛，好似人中美眉，劳作力弱，食草也挑剔。夏秋时节，别的牛既爱食沟渠岸旁的芦叶、鲜草，也能浮伏在河塘里啃食水葫芦，偏偏这头年轻牯牛不爱吃这类水生植物。在我的养牛期间，这头牯牛有过三次生育。耕牛是劳作命。劳作有益生育，美眉牯牛都是顺产。它站着生产，不断挪动站姿方位，未见痛苦神情。分娩过程缓慢，从母体中先出现的是湿漉漉地裹着胎衣的小牛头，然后再慢慢地、慢慢地挤出身体和四肢，当牛崽的整个身子掉入在草丛后，牛妈妈就回过身来，不断舔舐地上瑟瑟颤抖的牛

夜光杯

到了腊月二十四，便渐有年味了。有些地方是腊月二十三祭灶神，吾乡则是腊月二十四，那一日要清扫厨房锅台，烙红糖饼芝麻饼。一地有一地的风俗，吃食诸事各有说法，吃甜饼，是取了甜蜜口舌的吉利，当然，甜饼是要先供灶王爷享用的。

乡下人过年，也是婚嫁喜事络绎不绝的时候。盖因农事已定，仓满猪肥，正是男婚女嫁、成家立户的时节。我姑姑便是腊月二十四出的嫁，所以我对这一天记得格外清楚。小林一茶有俳句云，“百虑无成，万般皆由天定，又到年终”，每个村庄似乎都在这样的笃定气氛里着手操办娶新妇、嫁女儿的庄严大事。这一项事宜与赶集办年货、磨豆腐、杀年猪、蒸包子蒸糕、腌肉、捉鱼穿梭着、交叉着，忙忙碌碌，热气腾腾，这就是忙年的味道。

过年这个词，更贴近农耕文明，容易让人想起童年。春节，听起来则要城市得多。

汪先生写岁朝清供，写腊梅水仙天竺果，这都不是乡下人会雅玩的物事。他又笔锋一转，写青蒜苗和红萝卜，“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，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。或用大萝卜一个，削去尾，挖去肉，空壳内种蒜，铁丝为箍，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，蒜叶碧绿，萝卜皮通红，萝卜缨翻卷上来，也颇悦目”，这叫“穷家过年，也要有一点颜色”。这一点情致，也可算是精神上的暖老温贫之具，但这仍不属于乡下。乡下人会啃萝卜，也炒青蒜五花肉，但大抵都不晓得什

宝宝。小牛犊很快抖抖歪歪地尝试站立起来。刚刚艰难站立起，马上又跌倒，跌倒了再昂头顽强双脚站立；这样多次反复后，初生小牛犊在十来分钟时间里，就能站立依偎在妈妈身旁。

牯牛产崽后，身体虚弱。我会去农场小卖部里买黄酒和红糖，给其滋补身体，恢复元气。牛不吃敬酒，要灌酒。我用左手从牛



多依树之晨

方忠麟 摄

乡下的年

张黎

么叫作清供。若非要找一样，也只有麦苗青，村边腊梅花蕊，或是与谢芜村所做之句那样的景色，“寒月洒清辉，枯树中，现出三竿竹”，人间草木，就是乡下人的岁朝清供。

乡下的年，有味道，也有颜色。有大红色，谓之“万年红”，颜色点在果饼、糕点诸物上，染在父亲给乡下女儿买的头花上；也有紫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水红色、粉色，是在那一年遭遇白事的人家贴的门槛的颜色，因守丧不宜正红，便用其他色彩来营造生气。一个村的对联和福字都有本村的读书人来写，红纸贴在大门上，二门上，厨房门上，灶台上，猪圈、鸡圈、狗窝也“雨露均沾”，都贴得红彤彤的。到了除夕夜，尚无春晚，围炉而吃，正是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。

我过过很多次乡下的年，也过过很多次城里的年。在祖母去世之前，我们每年都早早回到乡下等着过年，三十晚上，吃得已很饱了，聊得高兴又不肯散席，祖母便问还想吃什么，让大家点，说着便起身说，“我现在就去厨房做。”有一年，城里的家搬新居，要暖房守岁，我们没有回去，据说他们早早点了年夜饭前的鞭炮，吃完便睡下了。那是父亲第一次不在村庄过年，第二年春节时，祖母已不在人世。

每到除夕，家家掐着午饭前的

时间，带上祭品上年坟，烧送精心折好的元宝纸钱，将插着折枝松柏的祭品倒入灰中，再洒上几杯酒以慰诸亲，烈酒浇灭一点点余火，烟气酒气萦绕在旷野里。田野浩荡，炊烟四起，鞭炮声远远近近接连不断地四下响起，鸡鸣，狗吠，声声慢，上坟的人磕过头，便提起篮子回家吃饭了。

年的滋味，是复杂的，谁也不能尽述，但说出来，又觉得都懂。或许，这就是年的滋味。硝烟气味、大红福字、窗花、对联，热闹喧嚣，明亮躁动，辞旧迎新。人给自己提着一口气，也让自己喘口气。年是结绳记事，好的坏的，都打个结，然后，再往前走一程吧。今年的年味儿注定别样，那么多人就地过年，这也是一次特殊的结绳记事。

有一年，故乡小城一夜之间遍地硝烟，清晨青灰色的薄雾中，红色鞭炮碎屑零零落落地散了一地，天地寂静，气味浓烈，让人恍惚觉得是过年了。我骑着车赶在清晨的街道上，有些想哭。那一年遭遇了非典，大战似乎已到后半场，小城里的人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病毒最后一击，用最原始的方式驱散恐惧和悲伤。那个清晨的气氛，或许最接近年原初的意义。用明亮和热闹赶走“年兽”，正是人的坚韧和智慧。万古长夜，生民多艰，年这个“兽”，是“人生实苦”，过年，则是用明亮和欢愉把那个“苦”度过去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有些感动，这该是我们活着的一点体面。是的，“我们有过各种创伤，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”。

给狗狗戴“口罩”

童自荣

俗话说：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那么，被狗咬了呢？造成的痛楚和阴影，恐怕也与之差不多吧。

我原对狗狗还有一份欣赏心情，无奈，遭遇狗咬，而被咬的是我那幼小的老实无辜的小外孙。

那天，我带小外孙外出散步，在一幢大楼前的大广场上嬉戏。没想到祸从天降，居然有一条狗，脱开它主人的监护，从一旁蹿出来，对着我小外孙就是一口！小外孙大惊失色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幸好已是初冬，小外孙穿着薄棉袄，但见被咬穿的左手臂处露出了棉絮，大风一吹，棉絮随风漫天飞舞……

可怜我那小外孙，从此之后，便有些提心吊胆，只要在路上见到了狗狗，便迅即惊慌逃开，那种害怕、惊惧的心态，令我们为之心痛。

不知会有多少小孩童猝不及防而惨遭袭击呢？万一染上狂犬病呢？那些遛狗不牵绳的狗主人们 10 个有 10 个总会拍胸脯担保：我们的狗不会咬人的！

我郑重建议：外出的狗狗，主人一定要管好；自付管不住的，请给它戴上“口罩”。请多一份责任感。愿岁月静好。



七夕会

儿早早来电，因疫情之故，今年过年“屋里蹲”，已在网上订购老字号半成品套餐，爸妈一起到我家吃年夜饭吧，举家一桌，天伦之乐。妻接听电话，欣然应允。俄而，我在一旁对妻嘀咕起来：“不晓得套餐里有发芽豆么？”她忍不住“噗嗤”一下笑出声来：“亏你想得出！你这个天方夜谭老祖宗哎！”我略一思索，正色言：“这样，我买好些发芽豆，大年夜早点带过去，加工后，我先独自嚼起豆子，呷几口绍兴花雕，过过瘾。”等外孙医院值班回来，再正式铺开饭桌。如何？”“好呀，好呀！发芽豆是你的命。”内人揶揄答道。

发芽豆，几乎是我一辈子的心仪之物。它的鲜香美味，增添冬日的煦暖温馨，勾起儿时的记忆回想，融入年味的心动缱绻。

美食

天气甫入冬，发芽豆便是我日常蔬菜的避选之冠。

追根溯源，可以记忆到一个甲子前。彼时，老弄堂底有一排绍兴人开的豆芽菜作坊，信佛、踮着一双小脚的祖母，不必去菜场，出了后门便可去弄些来吃。发芽豆，她除了当下饭菜外，兴致来时，还会拔下后脑勺的发髻戳着豆子吃一浅碗。我自髫龄起，大多跟祖母生活，天长日久，耳濡“口”染，竟亦嗜尝此物。记得小时候还可将发芽豆当作玩物，倒转豆子，用牙签一头戳住豆的下部，另一头插入台缝，便可用皮筋弹射游戏取乐。

自诩“豆王”的我，春夏时节新鲜蚕豆上市，一直吃到落市，之后，天气转冷，便盯上发芽豆。发芽豆，其实就是将干蚕豆浸水，在一定温度下发芽

而成。发芽后的豆子会比没发芽的愈加鲜美。宁波人、绍兴人尤爱啖之，行文入美其言曰，“独脚蟹”。宁波至此，又让我忆起儿时夏日黄昏老屋天井里，老木匠常爱在小桌上摆上一碟咸菜发芽豆，喝着绍兴黄酒，用家乡话胡诌一通的情景；又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咸亨酒店里孔乙己与茴香豆的故事……

不光是下，上海人多爱吃发了芽的豆类，像黄豆芽、绿豆芽、黑豆芽及发芽豆等。前几种叫“豆芽”，末后者称“芽豆”，盖因前者主要吃其长长的芽，后者虽有短芽，但仍以食豆为主。语法结构有证：偏正结构。

豆类作物总称菽，天生养人，自古就是巷陌百姓喜食的盘中餐。我还贪图它的“三便当”：

买便当。挑豆子饱满、大小匀落，外壳青色新鲜的，称上些许即可，多寡由你。此物价廉，数元一斤，袋子一拎，买了就走。去豆芽摊次数一多，与山东籍摊主熟了，临走，我还会哼几句在部队学来的山东柳琴调呢。做便当。

买回家用清水洗净，焯水（以防残留物），倒净后另加水煮至酥软。再换入铁锅油炒，加入盐、糖，加盖焖一会儿。出锅时加少许鸡精，拌入葱花，翻炒几下，即成。吃便当。因豆芽酥软，进口无需费劲咀嚼，连嚼带抿，三两下即可下肚，加上其味清鲜香浓，唇齿留甘，这对于牙口不利索的老者而言，至简至美，不啻一桩天下乐事。

新春将至，平头百姓最具仪式感年夜饭提上议事日程。女